

# 谁还不是个小仙女呢

梅莉

邻居阿姨在朋友圈晒她新获得的荣誉证书，上书：某某团队荣获2021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“某某杯”足球邀请赛小组冠军。照片中，作为足球队队长的她，站在C位，举起奖杯，笑靥如花。

这种市级的足球冠军对她率领的团队来说，已不足为奇。阿姨和她的老年足球队曾经代表上海市出征过韩国、日本，均获得不俗的好成绩，家里的荣誉证书摆起来，比人还高。前天是她的七十岁生日，区里举办的中秋国庆联谊会上，她作为代表，上台接受了鲜花和蛋糕。这真是阿姨的高光时刻。我看着朋友圈里的她，口红涂得红红，脸蛋圆润饱满，短发蓬松地卷起，洋气得很，这哪像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呢。

想起五年前。在医院，阿姨的先生于弥留之际，留下歪歪扭扭的遗言：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生离死别，不舍……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去世时的场景，泪落如雨，心如刀绞，我们常在他人的人生里流自己的泪。阿姨在一旁哀哀痛哭，边哭边诉：“老公啊，你不能再丢下我不管了呀，你讲过的，要一辈子宝贝我的呀！”阿姨比她先生小六岁，先生生前是某企业高管，很宠她，使她的内心一直住着一个小姑娘。

我挺担心的，失去爱人的阿姨能走出人生的低谷吗？那段时间，阿姨的笑容明显少了，不似从前开朗、话多。时不时地在朋友圈发一些悼念的文字，看得人黯然神伤。但她一直保持运动的习惯，游泳、跑步、打门球。还要和亲家一起轮流照看孙女。闲时，她就研究做菜蒔花。她做的是海派美食，八宝鸭、糯米鸡、四喜烤麸可与酒店相媲美，作为阿姨的邻居，真是吃货的幸运。她种的三角梅，红艳艳地铺满了整个阳台。忙碌与充实，似乎也是一种最好的治愈方式，不知不觉中，阿姨渐渐地又恢复了从前的笑容与爽朗。我挺欣赏阿姨这种闷头活出自己的人，没时间想也不去想太多，很多时候多想无益，只需一心一意爱世界、爱生活就好。

后来，听说阿姨还谈起了恋爱，对方是门球队的队员，也是失去了老伴。我听后一点也不觉得惊讶，一个生命力旺盛、又懂生活的女人，哪怕她八十岁，也会有人爱慕的。但他们却并没有结婚。她说，结婚干嘛，我挺喜欢老了还能享受谈恋爱的时光。再说了，结婚多麻烦，我的孩子，他的孩子，我的房子，他的房子，矛盾就多了，就这样经济各自独立，精神上相互支撑，才是最好的陪伴。阿姨还是少有的人间清醒。

那天，阿姨“咚咚咚”地敲门，拿着几支网红冰淇淋递给我，说这款冰淇淋奶味很浓，特别好吃，让我和孩子尝尝。我看见她的指甲做的花纹很好看，就问她在哪里做的美甲，她立即笑着说出地址，强烈推荐我也去做一个。

我在心里默默地想，上次做美甲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？我竟然不如一个七十岁的老少女啊。内观这段时间我也太丧了点，哪天不妨也去做做美容美甲吧，给自己提提神，谁还不是个小仙女呢？

上海爱乐 2021-2022 音乐季的开幕音乐会，因为疫情，从8月底改到10月7日，终于在上海大剧院上演。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大戏，曲目单如下：德米特里·卡巴列夫斯基的《科拉斯·布勒尼翁》序曲、亨利·维尼亚夫斯基《第二小提琴协奏曲》、谢尔盖·利亚普诺夫《第二交响曲》。第一第三是中国首演，维尼亚夫斯基的这首小提琴协奏曲，我在上海也是多年没有听到现场。这彰显了上海爱乐近年来的宗旨：推新作。

卡巴列夫斯基(1904-1987)是肖斯塔科维奇同时代作曲家，创作丰富，在交响曲、钢琴、歌剧等领域中多有令人瞩目的建树。他虽不像老肖那样先锋，但功底扎实，音乐风格明快活泼，生机勃勃，悦耳动听。《科拉斯·布勒尼翁》是他的歌剧代表作，其短短五分钟的序曲犹如卡巴列夫斯基音乐的“缩影”，真乃听一曲而略知全貌。

作为波兰著名小提琴家的维尼亚夫斯基(1835-1880)，其作曲成就主要在小提琴领域。他写有两首小提琴协奏曲，尤其是第二，被认为既传承了门德尔松的抒情风格，又有辉煌的技巧和吉普赛民间音乐的热烈狂放，一直是几大小提琴协奏曲的“候补委员”——如果从音乐的可听性来说，它其实应该是名列前茅的，因此往往成为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。此番音乐会，由黄蒙拉独奏小提琴。

说到利亚普诺夫(1859-1924)，更是大有来头。其父是俄罗斯著名的数学家、力学家，其兄也是著名的数学家，而他自己在钢琴家母亲的启蒙指

引下，走上了音乐之路，成为一名作曲家、钢琴家和指挥家。

利亚普诺夫 1878 年进莫斯科音乐学院时，曾为柴可夫斯基的学生。不久老柴离校，专职创作，利亚普诺夫又多年师从谢尔盖·塔涅耶夫。1883 年，利亚普诺夫结识了俄罗斯“强力集团”的领军人物巴拉基列夫，深受后者的赏识，共同结伴去俄罗斯乡村采集民歌。学院派的训练和民间音乐的熏陶，对利亚普诺夫一生的音乐创作产生重要影响，这从他的重要作品——《第二交响曲》中就能充分感受到。

利亚普诺夫的《第二交响曲》创作于 1917 年，这个年份不仅对俄罗斯极其重要，而且对世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因为时局动荡，后又流亡巴黎，利亚普诺夫生前没有听过此作的演出。直到 1951 年，穆拉文斯基指挥列宁格勒爱乐乐团，才首演了利亚普诺夫的这部《第二交响曲》。真可谓阴差阳错，到目前为止，这部交响曲上演的次数并不多，上海爱乐将其作为新乐季开幕演出的重头戏，勇气可嘉。上演新作品困难不少，重中之重是乐谱，上海爱乐为此克服了诸多困难，在此过程中，指挥家张艺花费了巨大精力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本场演出具有文献性价值。

自从张艺入驻上海爱乐，携手张亮，“双张合

力”，上海爱乐近年来取得了进步。本场演出，又是一例。第一首曲目卡巴列夫斯基《科拉斯·布勒尼翁》序曲，流光溢彩，先声夺人。维尼亚夫斯基《第二小提琴协奏曲》，乐队又甘当绿叶陪衬，并适时进行有效的烘托。黄蒙拉的小提琴独奏纯熟洗练，抒情与技巧兼备。也许是当天的气候突变稍许影响了他的琴声的透亮度，好在他在安可一曲帕格尼尼的《我心惆怅》时，发挥出色，一连串高难度的急速跳弓和连顿弓以及左右手的快速拨弦，驾驭自如，游刃有余。

下半场为时近一小时

中秋节，碰见一位海洋工程教授，浙江人，半个老乡，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。席间不免谈起个人的研究。他性格直爽，直接说理工科可以直接产生价值，造福人类，而不懂文科的价值，感觉文科的研究都是天马行空，甚至是卖弄文字。见他是江南人，必不以直言为讳，遂跟他热烈地讨论。

## 文科之于人

——和一个工科教授的午餐

范若思

一起在八月十五欢度中秋节，而不是在七月十五欢度中秋节。月亮圆否只是一个物理现象，但它背后传承着中国人对过往的历史，对它聚集的无数的风俗，无数的诗歌，无数的文化的记忆。这种记忆给了我们七月十五圆月所不能给的美的愉悦和对团聚、对平安、对善的渴望。

当然那只是文科普及性的一面，并非文科精深研究本身。就文学而言，文学研究又并非可以被称作 critical studies，它并非 science。science 要找出一个相对恒定的规律，而 critical studies 则并不会去寻找某一个相对恒定的规律。我们不妨看一看另一个词 crisis，它并非只指危机，而是指某一事物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出现了某种转折变化的可能，那个点就叫 crisis。critical studies 并非中译批判性研究或批评性研究，而是探寻文本多方面的或某一方面的变化，尤其是关键点变化。它不可能产生一个恒定的规律，只能将文学人类精神世界的产物的复杂性变化性尽量地描述，推动人对人类精神世界意识的提高。

大家聊得开心，午餐从中午 12 点持续至午后 2 点半，最后差点变为晚宴！



## 沙与沙袋

赵宽宏

汹涌的洪水，掏空了大楼的基础：泥沙。人们为“一盘散沙”而叹息。

洪峰退去之后，人们用编织袋装进泥沙，塞进基础底下。又一次洪峰袭来之时，沙袋叠成的这道屏障，终于顶住了冲刷。

人们看到了沙子被装在编织袋子中团结起来的力量。于是，又开始赞颂编织袋。

然而，编织袋本身也是经不住洪水冲击的啊！



金秋，坝上乌兰布统大草原。正是色彩斑斓、景色迷人的最佳时节。那天清晨，我等正沉浸在一片白桦林畔采风，蓦地，耳际由远而近，断续传来粗犷雄浑的大声呼唤，并夹杂着“啪啪”的响鞭声。“快看，大群骆驼来了！”不知是谁眼尖，惊喜地嚷叫。众友循音瞩目，只见左前方丘坡，黑压压的大批骆驼，在两位策马骑手的吆喊下，撒开四蹄往右端奔来。刹那间，大伙齐齐将相机对准不速之客。

冈，顺坡坳坳地下方疾行。别看“沙漠之舟”躯体高大臃拙，可一旦撒野的那股劲儿上来，其奔速快如流星。据说，一股骏马并非它的对手。从长焦镜头中观察，前进的驼队，由一只灰白色雄健头驼引领。其余同伴则紧紧跟上。掺杂棕褐、杏黄和浅白绒色的双峰驼群，个个昂首疾驰。如千军万马势如破竹，长驱直入。少焉，飞奔的驼队稍纵即逝。眼前一切复归恬静。面对不期而遇的欣忭，我震撼！它，无疑是秋日草原上，可遇不可求的一道风景！

## 摄影

成群结队的驼峰，转瞬越过黄土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如今的年轻人不太会相信，啥地方啊？徐家汇有火车站吗？不要着急，慢慢听我来叙述，这个要从多年前讲起。

铁路沪杭线从 1906 年开始动工，1909 年建成，全长 189 公里，从上海老北站至杭州上城区（现称杭州城站）。上海城内沪杭线路径，走的就是现在的轨交 3 号线的部分路径，当时称有西站、徐家汇站、新龙华站、莘庄站……沿铁路线有许多道口，用竹竿或铁栏，在火车经过时放下竹竿或移动铁栏，挡住过往车辆与行人。

徐家汇站是当时上海 16 个四等火车站的其中一个，当年在凯旋路 2115 号（现在宜山路地铁站西北侧 300 米处），是沪杭铁路中间站，属上海铁路局松江车务段。车站占地 1700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。火车站中心位置在沪杭线距起点(北站)12 公里 186 米处。车站候车室(室为平房，因外面路面较低，里面月台又高，进火车站门口设有七级台阶，两边有栏杆扶手。进门候车室不大，一百多平方米。一边有一窗口为售票处，边上挂着火车时刻表。月台上竖有信号灯及醒目高大的站名牌，白底黑字“徐家汇”，一面箭头指向“上海西”，另一面箭头指向“新龙

华”。站内有三股道及一条专用线（徐虹支线），这条专用线经过虹桥地区，直达虹桥机场。上世纪 80 年代前后，每天通过徐家汇车站的客车有 44 列、货车 50 列，相当繁忙。此站曾经留下我们学校师生的足迹。那年 11 月，南洋模范中学初三年级组织同学秋游，全年级 6 个

## 徐家汇火车站

刘伟源

班 300 多位同学，一清早来到徐家汇火车站，排队检票进站，分散在一百八十多米的站台上，等候客车的到来。笔者手头上正好收藏有当年火车时刻表，查到这趟列车车次为 457 次，早上 6 点 20 分从北站发车，到达徐家汇站 6 点 40 分，停车 2 分钟。年级组长指挥有方，老师们及同学们配合默契，300 多位同学就在这 2 分钟内，全部迅速上车。上车后，同学们开心得不得了，因为当年不少同学是第一次乘火车。有的欣赏窗外风景，有的打扑克牌，有的吃早点。当年这趟是慢车，沿途逢小站均站站停，到 9 点 40 分顺利抵达嘉兴目的地。回上海为 458

次，嘉兴 17 点 07 分发车，至徐家汇站 20 点 05 分。嘉兴至上海 80 公里，火车要开 3 个钟头，是名副其实的慢车了。回上海的过程中，出现了一点小问题。两个同学聊天，全体师生在徐家汇站下车，他们疏忽居然没有下车。老师清点人数才发现，急得老师直冒汗……好在两同学已长大懂事了，安然在西站下车，安全回家，一场虚惊至今不会忘记的。如今，上海东站要建设了，松江也要建设新站，多个火车站将立足于上海，但是曾几何时，你是否晓得，上海居然有 40 多个火车站。根据《上海铁路志》记载，截至 1990 年，上海境内一共有铁路车站 40 个。其中特等站 3 个：上海(北站)、北郊、南翔；一等站 4 个：上海西、上海南、新龙华、何家湾；二等站 3 个：杨浦、桃浦、闵行；三等站 7 个：安亭、张庙、长宁、新桥、松江、金山卫东、金山卫西；四等站 16 个：江桥镇、黄渡、封浜、杨行、徐家汇、莘庄、春申、石湖荡、新浜、枫泾、七宝大方、闵行西、叶榭、山阳、江湾、殷行；五等站 6 个：匡巷、光新路、梅陇、协兴、星华、久星。这些站大都消失了，少数现在仍旧存在。

